

夏商

書曰經體註合參大全

書經註大義

黃溪池 翔紫先生鑒定

鍾山錢希祥再校

書經卷之二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

是功也

禹貢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

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

氏田賦之總名

今文古文皆有

禹貢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刊音堪地

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天下之地復

爲九州則地勢之高下可知隨山之勢相

其便官輒木通道以治之則水勢之緩急

可知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川之大者以爲

禹貢此篇史臣記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之功獨以貢名者水土平而後貢賦定舉其成功而言也篇中分五服自藩提治水之大綱冀州至卽敘分記九州之成功經世導水等洛條所隨山濬川之事緯也九州攸同二節總結水土貢賦錫土姓七節言建官脩職以終治水之功末節記其功成復而受一篇大結也大抵導山導水治未治迄天下所急在民生屬錫土粥服治已治之天下所重在朝廷德教

敷土節史臣說禹受命治水其要何如九州之制由來舊矣當洪水汎濫區域莫辨不有以分之無以別地勢之高下禹乃先分別九州土地知某州最下治宜先某州最高治宜後庶可隨地而施功焉凡水皆原于山而樹木障蔽道路阻塞不有以通之無以平水勢之緩急禹乃隨山而行相其便宜刊去樹木以通道路知某水爲某山所壅必須開鑿某山爲某水所出必須濬治庶可因勢而利導焉至于各州之中山川不一不有以定之無以知水勢之出沒禹乃酌定其山之高者與川之大者以爲各州表識知河水

出何州源流可考何州納河水脉絡可尋由是而導山導水之功皆可舉焉治之治水大要不外此三者而已○此記治水之大綱也分土則區域既判則便宜審冀山川則州境別三事乎看總是一個順水勢而已九州本制起於顓頊非自禹始分也持洪水湮沒禹復爲分別之耳

冀州營時水患莫甚于河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任爲人主百官宗廟之所在不可不急治治水始此言濟河惟竟則知冀在兗之西言判河惟豫則知冀在豫之北言渠水西河惟維則知冀在雍之東且凡十夷非帝之所自書疆界以定帝都則與諸州無別矣○此見聖人之重帝都也堯治乎陽舜都蒲阪禹治安邑相去各二百餘里皆冀州之地

既載二節冀之小患莫大于河壺口之山河水北來南下之所衝禹故經始治之以殺河勢也壺口之北有梁岐二山乃河水所經壺口治而下流通於是乃治梁而及梁岐以開河道也既疏其下流之衝復順其經流之勢而冀乃無河患矣○此二節皆爲冀州除河患也既首已然之詞載者如事之謂冀州天下所當知壺口之帝都所當先也八年始於此時四載始於此地故曰載梁岐乃河之上流壺口寔河之下流下流不治則上流無可施功故治水皆自下而上而此亦必壺口而後梁岐也他州皆先地後績畢成功而言也此獨先績後地本用功之始而言也九州有大高下二州有小高下壺口梁岐特冀河一州之高下非治河始此也

組網則水勢之出大可知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梁河之北故入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載音再壺音胡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壺口山名河水北來南下之所也于是經始治之以疏殺其勢焉禹治水之功之序皆自下流始兗最下攸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自言先決九州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潞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始也

治梁岐

治音池岐音其

呂梁孤岐二山河水之所經也禹治之以開河道則河水無不治矣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岳音古木作嶽

其次莫大于汾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于是因繇之功而修之修太原以濬其源修岳陽以導其流則汾水無不治矣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單音雲底音指衡音恒俗音橫非漳音章

單懷卑地之近河者也冰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方洪水橫溢而平地致功為難今則已可有功而無旱濕沮洳之患至于橫漳之水其間凡以地名者亦無不底績焉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縱而漳橫矣此地之平也

既修節其次莫大于汾自梁岐而東有太原自太原而南有太原
太原固汾水所出而太折之南則汾水所經者也繇治之未
成功禹乃因其迹而修之先修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後此至于岳
陽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無汾
患矣○此為冀州除汾患也河入海汾入河二水同屬禹在壺口
至太原治河即以治汾
單懷節岳陽而東有單懷之地乃河水所出而又冰水出其西淇
水出其東往時平地皆水致功為難及河治而冰淇之水悉有所
歸然後單懷沮洳盡去致有平治之功至于清濁二道亦皆合流
橫入于河而其間凡以地名者亦與單懷之功無異焉冀州之士
于是無不平矣○此記冀土之平也益涿淇各由其道則單懷之
地底績此舉地以見水二道同歸于海則近衡漳之地底績此舉
水以見地也曰至于平者其間乎地莫不底績猶單懷也此兩節皆
禹因舊功成父績也

厥土節水患既平土宜可辨于是辨冀州之土其色則潔白而不雜其性則柔壤而無塊也○記辨土也土兼穀土庶土言穀土所以定賦庶土所以定貢也

厥賦節土宜既辨田賦可定于見定其賦卑居上上爲第一等或地力年分不同則錯出第二等定其田則居中中爲第二等也○記定田賦也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先賦後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併場園園田漆林所出者而征之也當出者爲正田田有爲錯錯在上自下而升一等錄之錯土中是也錯在下自上而降一等冀之止錯是也

恒衛節田賦既定水土尚有未平者治之亦不可緩彼包絡乎恒山流注于東北者恒衛一水也其水小而地遠河河水橫流不服先治今河水既治于是導衛水使入滹水導衛水使入滹沱河各從其道而水之小者治矣橫跨于大河高乎于東南者大陸之坤也其地平而近河向河水衡決殊難速治今河水既治于是其地

厥土惟白壤壤讓上聲

柔而無塊曰壤教民樹藝因地制貢不可不先辨土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冀州之土皆白壤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耳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錯倉入聲

田既辨田賦可與賦既定其爲第一等矣然地力不同年分不齊或雜出而爲第一等田則第五等也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賦先于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併與場園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恒山北谷東入滹水衛水出恒山靈壽東入滹沱河從者從其道之高平山

皆可耕作而土之卑者平矣。○此見水土之無不平也。恒衛大陸皆接兗州。必內既播九河。九河既道而始從。且作也。故記成功于田賦之後。

賜夷餼畿內之貢已征于厥賦之中。獨有海島屬夷。每年以狐狸能熊等皮可製為服者貢之。蓋因其地產以為歲入之常也。○此見聖人水土既平。功及外國。於貢其所產也。島夷乃蠶之屬。夷與青之萊夷徐之淮夷一類。

夾石節貢道之來則何自乎。帝都蒲阪東南西南三而距河。貢賦皆可直達。惟北方一帶其水阻于山。不與河接。故必假道于海而碣石山峙于大海之濱。適通河入海之處。故舟之來也。遵海而南。又西向而轉。而碣石乃在其右。故夾而過之。以達于河。凡土上之賦皮服之貢。皆可達帝都矣。○此記冀州北方貢道也。舟涉平左故見山之峙乎石。行折而西。故見山之在其夾。

濟河節次奠而施功者。兗州也。標其疆界。東南則踰濟水而過之。西北則彷彿至于河焉。○此標兗州之界也。以下每州先詳疆界者。所謂莫高山六川也。兗州濟水流其東南。東南雖不止濟。而此外無可書者。故曰濟河水經其西北。西北雖未及河。而此內無可紀者。故曰河。

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恒衛近兗之水大陸近兗之地。因克成功。故記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島音倒

圻內所貢已征于厥賦之中。惟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石碣石于河

夾音協碣音傑

帝都三面距河。皆可達河。而至惟北方貢賦之來。其地如瀕陽。上谷。其水如遼瀋。海。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由北海入河。自海而南向。則望碣石。以接河。濟由右而西。轉則自碣石以達河口。舟在左右。在右轉。屈之間視之。若在挾掖之右。故曰夾石。

濟河惟兗州

濟上聲首濟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凡言據者。踰而過之也。言距者。未至其地。但望之為。

九河二曰太史言
馬頰四曰覆翻五
曰胡蘇六曰簡索
七曰鉤船八曰呂
其則水之經流也

九河節竟患其大干河何自大作北折而人充更挾渭洛汾濟而
益成其大而死地平土疏又無崇山峻嶺以爲之障被害尤甚故
于將人海未入海之處不惜數百里地分而九之使支流分其勢
千外正派順其流于中循其新開之道以入于海而充自是無河
患矣○此治河于竟也竟西北距河而地勢最下河至此將大干
海橫流猛悍非隄防可禦惟別開八條以殺其怒所謂善治水者
不與水爭地也凡水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此與開渠之治潛是
也禹疏九河不過因河之勢自分而疏通之耳非強之也禹治水
先裕下處治之下流既緩則上流自洩故治河之功必始于九河
雷夏飾其次莫大于濟而雷夏濟所鍾也向濟水未治橫流入澤
澤不能受遂致汎濫奔潰不知何爲雷夏而澤非其滯矣今濟水
治而上流既有所歸下流復有所洩雷夏乃能蓄成澤若至是
始名爲澤也而充之無濟患益可知矣○此即澤之能容濟水以
見濟水之治也澤在濟水之南本是二處與大野既緒不同向未
爲澤今始爲澤曰既澤何已爲澤今復其舊曰既緒雷夏本澤也
乃云既澤者以濟於泛溢澤與濟通而爲一不復知孰爲濟孰爲
澤矣至此而乃得成其爲澤也○九河既道則水之流者治矣雷
夏既澤則水之止者治矣

南沮匱水自河出爲灘濟出爲沮向者正流未治故別流亦散漫
沮會高灘音雍
沮音疽

雷夏既澤

也地

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
順其道而水之流者治矣不惜數百里地
流而九之則經流行于中支流流行于外既
克患莫大于河九河其下流也自禹分其

九河既道道去聲

表識也

其次莫大于濟雷夏濟水所鍾也水之奔
潰者退則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既成
其澤而水之止者治矣既澤向未爲澤而
今始爲澤既緒向已爲澤而今復舊也

無紀今道者道澤者澤而二水亦合流以入泗而八海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益可以見濟河之治矣○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會者水之合也同者自而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今離沮合流以趨于海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故倍言之

桑土節水治則土平竟地卑下水患尤甚具桑之土向俱深沒今水落土乾既可樹桑以飼蚕自是一州之中向嘗避水而居下丘者今亦降丘而仍居平地不苦卑濕矣○此見土之無不平也曰既垂則民利無不興而土之高者平矣曰降丘則民居無不奠而土之卑者平矣

厥土節王平而色性可辨辨其色則純黑性則墳起焉土辨而地私以與其草則繇而蓐茂木則條而長盛蓋而百穀五材慨可知矣○此見覓之士性復地利興也色黑者水沉溺故性墳者水流蕩故孟子言洪水為災草木暢茂禽獸聚殖禹驅之而益烈之茲乃以草木紀治何也蓋孟子所謂暢茂在高原廣隰得犯穀土至充徐揚潁海之區有茫茫大壑而已安得草木生之此証草木正見三州水治也

厥田節土宜辨物性遂而田賦可定矣定其田則居中下為第六等定其賦則居最薄之正額為第九等以其地狹人稀也○此定田賦也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

水自河出為離濟出為沮離入于沮沮承夫離而會同以趨于海則水之合者治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以蠶則民利興矣地高曰丘竟地多在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則民居莫矣此可以驗土之平矣

厥土疆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俗音焚訓起政字彙則

上聲房刼切土膏肥也姑從俗繇音遙與繇同

墳土脉墳起也繇茂條長也充徐揚三州

最居東南下流草木其宜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故于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而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厥賦貞祚十有三載

同有音佑載

今猶遲之十三年者聖人愛民之仁浮於取民之義也洪水之害
兗州尤甚故田雖在第六而賦比他州爲最下也賦既在第九而
尤必十三載然後同他州也蓋地利之美有未闢故田稍高而賦
爲至下人工之修有未齊故賦既薄而其入尤後也

厥貢節賦之外必有貢兗地厥木惟條漆有出矣桑土既垂絲有
出矣漆以制器用絲以備章服皆國用不可缺者而兗地宜焉故
使之入貢也至于絲麻幣帛而有文采者尤絲之貴者也則使盛
于筐篚以入貢亦以供服飾之用也○此定兗州之貢也筐篚貢
之盛于筐者勿舉貢平看凡非帛之物皆盛以筐非以其精也

貢再取年運
而往爲義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貢正也言召天下以
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當河
下流之衝水激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
雖平而卑濕沮洳未能盡去土廣人稀中
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九等之賦
同他州以上貢焉是經國取民者義也既
薄其賦而復緩其
征者仁溢乎義也

厥貢漆絲麻簋織文篚志作棗織

音至後同

貢者下獻其所有于上也兗地厥木惟條
而漆有所生桑土既蠶而絲有所出故貢
漆以節蠶貢絲以爲服若絲之美織成文
者錦綺之屬也則盛以筐篚而貢因其所
宜而貴其
所重也

浮濟節其貢賦之道何由哉克東南據濟濟固入河南出者也西北距河渠則河之支流也故便于濟者則浮濟便于渠者則浮渠皆逆流以達于河而至帝御焉○此定貢賦之道以終經理克州之事也兼用濟渠者東南則浮濟西北則浮渠各從其便而已

浮于濟渠達于河渠音託渠之省也渠古渠字後省作渠遂以渠為乾

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克之東南據濟而濟者經于河者也克之西北距河而渠者河之支流也二水不同均之與河通者故貢賦之來便濟者浮濟以達河便渠者浮渠以達河其流皆逆也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岱音代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出泰山也凡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嶠夷嶠音賜嶠史記作都亦音賜夷一作嶠考靈鑠作嶠鑠帝命鑠作嶠鐵

嶠之省嶠鑠鐵皆古夷字也

海岱節其貢賦而施功者青州也標其疆界東北則至于大海西南則將到泰山焉○此標青州之界也通州以海岱為主惟海故水易歸壑而民有餘力惟據海岱之形勝故是賦制貢而地有餘利舜肇十二州分青州之東為營州營州即今遼東地嶠夷節青雖近海而不當眾流之衝成功較他州為易彼嶠東邊海之地有嶠夷焉固青地之至遠者也今既可滿可塗可封可殖而經界已定矣則地之近者可知而青州之士無不平矣○此言地之乎舉遠以見近也他州先水後土此獨先土後水者見青地被害猶淺收功猶先于餘八州也

濰淄節言無大水之凌所宜治者濰淄二水而已濰水出維山淄水出原陰向嘗汎濫失其故道今濰水北海入海淄水東流入濟已各順其道焉他如濟汶上下不皆安流乎○此言水之平即小以見大也其道者汎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獨言濰淄者此外無餘功也

厥上節市是辨其土有二焉以平地言其色則白其性則墳以近海而言則一望廣淵斥鹵而賦也

畧者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嶠夷東表之地既遠豫出觀近而瑯琊之左右皆樂土矣

佳濰其道濰音微志作惟濰音茲志作留

濰水出瑯琊北入海淄水出原山東入濟其道者嗣爲之導也其道者之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則由小可以見大而濟汶之上下皆安流爽河濟下流竟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德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志作瀕斥音尺志作湯

青州之土平地則色白而性墳海涯則廣漠而斥鹵也

厥田範山是定其田賦田則上下而爲第三等賦則中上而爲第四等也。田三等地利美也賦四等人工少也

厥田惟上厥賦中

田第三等賦

第四等也

厥貢範由是而定青州之貢其一州所出者有鹽與細葛及雜棟海物則使貢之以爲服食燕享之資其隨地所出者如岱山之谷有絲與臬可供服用有鉛與松以及怪石可備器械充棟宇飾器用則亦使之貢焉又有萊山夷人以耕作牧放爲生今水退而其地既可作牧所出有山桑之絲最爲堅韌可爲琴瑟道絃供繒帛之用則亦使盛于筐以入貢焉或取之一州或徵之各地無非爲服食器用之資皆非強其所難而貴異物也。此隨地以爲貢也大抵貢物不以精粗爲序而以多寡爲序青地多鹽故先及之他州亦然萊夷必言作牧者因萊夷得以作牧而後有桑絲原入貢之由也

厥貢鹽絲海物惟簠賦絲臬鉛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筐厥絲音品去聲俗从木者誤鉛

音延萊音

來壓音掩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言非一種也鹽絲可以爲服食海物可以供燕享此貢之出于通州者也至于絲臬可以爲衣服鉛可以爲器用松可以備棟宇怪石亦可以爲器用之飾惟岱賦所出者善則使之貢焉萊山之夷以畜牧爲生今水患去而地可牧放山桑之絲其堅韌異常可以中琴瑟之絃供繒帛之用者則盛之以筐

浮汶節至于貢道之來雖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則使
浮舟于汶田西南達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可至矣○青州貢
賦之道因小水而入千大水不言達河者因前徐州已言浮于濟
潔達于河故也以上總是經理青州的事

海岱節次青而施功者徐州也標其疆界東則至海北則至岱而
南則至淮也○通州以淮爲主州境以淮而別州害以淮而除貢
物真多于淮貢道亦真便于淮

淮沂二節徐州之水淮爲大而沂則入于淮者也淮不治沂亦因
而汎溢矣今禹功施而淮既入海沂水入泗以入淮水之流者無

筐而貢焉此貢之
出于各方者也

浮于汶達于濟汶音問

青州之貢將假道于濰淄則阻于入海之
遠將直入于河流則隔于濟水之濱惟汶
水出原山之陽而四南入濟濟水接汶水
之派而東北入河故浮舟于汶則以漸而
西而濟可達矣達于濟則
自南而北而河可入矣

海岱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止言海
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楊故曰海
岱及淮而後徐州
之疆界始別矣

淮沂其又沂音宜

不治焉至蒙羽二山乃淮沂之下流也今淮沂又而地利可興近山之地皆可種藝土之高者平矣○此二節相因淮沂又而後蒙羽藝也淮出于胎簪大于桐柏皆東川境而被害則莫甚于徐故於此書又沂水出本州艾山西南入泗泗入淮淮納沂泗以入海先淮後沂者先大後小也先蒙後羽者先高後卑也

淮水出胎簪山沂水出艾山又治也淮東入于海沂西南入於泗而水之流者治矣川莫大于淮淮又則曰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也浸莫大于沂沂又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知也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乃淮沂之下流也淮沂又而後二山已可種藝事之相因者也則土之高者治

矣

大野既豬

野志作壑豬音諸者同

大野澤名為濟水之所絕其所聚者大矣水蓄而復流曰豬則水之止者治矣

東原底平

大野二節其次莫大焉濟彼大野澤乃濟水橫絕之處蓋濟自陶丘北而下分為二一東南流為清一東北流為濟皆曾于大野大野不能受則奔潰為患今禹功既施而大野始能容受二流有蓄有洩而既豬矣則水之止者無不治焉至東原之地乃大野環抱之所濟水所經也今濟沿而沮洳盡去悉原于平而土之厚者治矣○此二節亦相因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也大野與東原不同雷夏與澤原是兩處大野北連清濟却是一處既豬者復其故也東原在魯西此因在濟東故謂東原上言其藝謂可種藝此言底

平野上土山... 流水怡而後地之高者其利與止水治而後地之卑者其害除於爲事之相因

厥土節田是而辨徐州之士其色則赤其性則粘膩而殖脉起而墳土性之美者也至驗諸草木則亦進而漸長且叢生而包矣

厥田節田是定徐州之田賦田則居土中而爲第二等土厚故也賦則居中中而爲第五等人工尙少也

厥貢節田是定徐州之貢徐土雖赤亦間有五色之土天子建社可用爲壇壝封諸侯可用爲上封故制以爲邇州之貢焉羽山之谷有雖五色皆備其羽可用爲旌旒及車服器用之飾嶧山之南有桐特生其材可中琴瑟泗水之傍有石浮露成之爲磬可備音樂淮之屬夷有璫珠及魚可爲服飾而供祭器至于玄色之幣以之爲衰可以祭以之爲冠可以齋又有黑經白緯之織與純白之縞皆可爲去凶即官之服則盛于篚而貢焉此各隨其地之所

東原在濟水之東濟平而沮如盡去身之平者治矣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者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音熾章昭音識漸古本作斬音展

埴黏膩也色赤而性埴墳則土宜辨矣漸進長也包叢生也則物性遂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雉鳴孤桐泗濱浮

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夏遐上聲春夏之夏則朝

駕切翟音狄嶧音亦詩作繹卽鄒山也始皇登此李斯刻石頌德墳志作嶧嶧音貪志作

出而制爲貢者也○此見聖人不貢月玉無亦不取其有也
節以禮樂立意上備塏璫爲土封翟中旌旄車服皆禮之用也
洞中琴瑟皆備夏抑皆樂之器也珠飾服飾魚饗祭祀玄幣爲
滌祭之服蠟繡爲去凶卽吉之服皆禮之不可缺者也桐以而日
孤生者爲良故云孤桐水中見石故云浮淮夷徐州覽內之屬夷
非外夷也

浮淮節至于貢賦之道何自來乎蓋必浮舟于淮由淮入泗至泗
則甬路可由灘以達河灘蓋出于河而入于泗者西路可也濟以
達河濟蓋入河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者也○河水入
淮此云浮于淮者蓋論水之大小則泗合于淮而論貢道則浮
淮而後入泗出泗而後可達河也

此聲史夏紀作泉
鐵音暹編音泉

徐州之士雖赤而五色之士亦間有之故
貢以爲建社土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
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可以爲禮器
澤山之陽有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與泗
水之濱石露可以成磬皆可以爲樂器惟
夷之蠙珠及魚雨以爲服飾祭祀之用者
也赤黑之幣謂玄齋祭首服之所用黑經
白緯之織白素之編皆繪也去凶卽言之
所服亦淮夷入篚而貢焉惟土五色貢之
出于一州者也自夏翟而下則貢之出于
各方
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河說文
作荷

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
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蓋泗之西流有

淮海節次徐而施功者揚州也其疆界則北至淮東南至大海焉

淮海惟揚州

楊本作揚誤作木

揚州之城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

古作麗

彭蠡合江東西諸水其所聚者廣矣既豬者衆水已有所容餘波又有所洩也

陽鳥攸居

攸志作道

陽陽之鳥生息于彭蠡者也州渚既平故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彭蠡二節揚之西偏有彭蠡焉絳諸江之水踴數百里之地其原浸也大矣今禹治之乃能停蓄流通無漬決之虞而既豬焉曰是澤中州指悉底于平而隨陽之鳥亦皆得所居止而遂其性矣○彭蠡以彭蠡左蠡得呂江漢入海于揚彭蠡其咽喉也江合漢而益漢之雄漢合江而益江之怒滔天之勢至此加城得豬爲難故特舉以見揚之成功曰行南陸雁向南飛曰行北陸雁向北飛隨日而遷故曰陽鳥獨于彭蠡言之者彭蠡之所宜也

三江二節彭蠡猶而揚既西偏之患矣至東南近海之處有三江焉卽震澤之下流也而故奔憤而無所歸此乃既入于海而望尾

三江既入